

# 廣州康樂村一紙拆遷告示改變人生軌跡

# 20萬踩縫紉機的人：城市容納不了我們

入夜，燈火璀璨的廣州塔映照着珠江兩畔鱗次櫛比的浮華喧鬧。幾公里開外的「城中村」康樂村，20萬製衣作坊工人正在亮如白晝的燈管下拚了命地踩着縫紉機。城市在此神奇地摺疊了，斷然隔出兩個平行世界。30年來，一批又一批追夢者挨肩並足地從外省來到這裏，創造了每天生產500噸衣服、撐起全國服裝業半壁江山的「康樂村傳奇」。他們以為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和熱血，便可以在這塊「城市飛地」

▼面對拆遷，永新製衣廠的老闆馬叔滿臉愁容。扎下根來，直至不久前一份「限期拆遷搬離」的告示通知，就像一扇命運的旋轉門，將他們從「淘金夢」拉回冷冰冰的現實。

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 
(文、圖)



儘管距離城市地標廣州塔僅有20分鐘車程，但在康樂村生活了20年的湖北人老鄭，一次也沒有去過。他和他的夥伴們，常年蝸居在佔地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康樂村裏，夜以繼日，循環不止。城市看起來很近，實際上很遠。

## 康樂村傳說 一夜暴富不是夢

2003年老鄭來到廣州時，康樂村周圍還是阡陌縱橫、雞犬相聞。由於交通便利，租金低廉，這裏自然形成了製衣工場聚集地。初來乍到的老鄭也由此開闢了沒日沒夜「踩縫紉機」的人生，一周工作七天，每天至少13小時，熬夜加班到凌晨三四點也是常事。

如今的康樂村，密集布局着5200多家小製衣廠，形成了年交易額超2000億元的超級產業群，貢獻了可觀的稅收，也為數十萬人解決了生計。這裏的人們，彷彿生活在「二倍時速」的世界裏。為了盡快出貨搶佔市場，很多作坊24小時開着機器，招徠工人輪班上崗。白天，小作坊車間裏的工人頭埋趕製服裝，拉布料的騎着電動車爭分奪秒地穿梭在大街小巷；夜晚，當城市沉沉睡去，「握手樓」裏數不清的窗口依然燈火通明，機器轟鳴聲、燙衣機嘶鳴聲不絕於耳。

「生活在廣州，唯一的感覺就是『累』！」小吳比老鄭晚兩年來到康樂村。18年裏，她在這裏與老公相識、相戀、結婚、生子，從一個豆蔻少女蛻變成兩個孩子的母親。從「包吃包住」的集體出租屋搬出來後，自己租房打造了一方小天地。

康樂村流傳着不少「一夜暴富」的傳說。「年初光着膀子進村，年底開着小車出村」的故事，是很多打工仔在日復一日的辛苦勞作中支撐下來的信念，也是吸引無數外鄉人前赴後繼趕來「淘金」的永恆誘惑。

老鄭就是「將單車搵成摩托」的幸運兒。如今的他已是擁有200平米廠房的小老闆，但「陀螺式」一刻不停的生活並未改變。他不單要親自加班裁衣，每天還要來回抬送十幾趟的布料。「熬完通宵，白天就去交貨。睡個三四小時，再接再幹。」老鄭的話語中透着一股堅毅與麻木，彷彿在形容這個製衣村的生存狀態。

當年到此投資老鄭和親戚時，很多人是衝着一線大城市的繁華熱鬧來的。但康樂村並未成為銜接現代城市生活的踏板，他們很少走出這片「根據地」，一年到頭都生活在這個自成體系的小世界裏，久而久之也便滋養出獨屬於這裏的氳氳煙火氣。

逼仄擁擠的街道兩邊，美甲店、美髮店、美容院一字排開，鄂菜館、川菜館、湘菜館應有盡有，小龍蝦、烤羊肉等攤位人聲鼎沸。深夜的康樂橋河堤邊成為臨時的舞台，剛下班的女工們挽着手旋轉，跳着雙人舞，用「一响貪歡」的沉醉，治癒着異鄉人的疲憊和焦慮。

對他們來說，康樂村猶如其名，是通往康樂生活的一條狹窄通道，雖然崎嶇泥濘，但至少有了光。他們以為，生活的旋木會一直這麼轉下去吧，直到一紙拆遷通知戳破了這個夢想。

## 「本地村民將成億萬富翁，而我們剩下什麼？」

廣州是目前唯一仍有大量城中村存在於市中心的一線城市。近些年，拆遷改造、美化市容的步伐從未停止。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間，康樂村因人口密集、空間密閉而成為集中爆發、迅速蔓延的疫情「震中」，在城市治理者和周邊市民眼中，它宛如一個畸形物，亟需整頓和改造。

今年11月底，當地社區管理者貼出拆遷公告和規劃圖，限期廠房承租人在12月30日前完成搬遷，12月31日正式啟動首期安置拆除工作。驟然間，整個康樂村瀰漫着「樹倒猢猻散」的兵荒馬亂，20萬製衣人面臨着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。「我將整個青春奉獻給這裏，回老家什麼都不會」，老鄭嘆口氣說。「唉！城市還是容納不了我們。」

永新製衣廠的老闆馬叔，同樣愁容滿面，眼睛發紅，身上還帶着酒氣。「我們在這裏生產這麼多年了，製衣產業從無到有，是我們一手一腳打拚建立起來的。現在只給一個月時間讓我們搬走？」馬叔回頭指着一台台縫紉機，「這個廠開了十多年，大概有70台設備，還有這些老員工。」他說，搬廠損失的是整盤生意。「外面的地方我不曉得。離開康樂村，我不知道去哪裏，我們怎麼生存？去哪個地方生產？」

「我們傾家蕩產來到廣州打拚，建立這個廠，我將全副身家都投入進去了。」馬叔說，「村裏拆遷後，本地村民將成為億萬富翁，而我們剩下什麼？我們落下了一身病痛，血本無歸！」

的確如此，或許若干年後，這裏將誕生廣州新的富人區，高樓林立，富麗堂皇。沒有人會記得，曾經在這裏駐足落腳的數十萬過客。他們與這個城市，始終隔着一道看不見的牆。



在廣州康樂村，有20萬踩縫紉機的人。圖為在車間裏趕工的製衣工人。



▲康樂村內不少地方貼滿了五顏六色的廠房轉租、轉讓廣告。

## 347億元改造城中村

**改造項目**  
●海珠區鳳陽街鳳和（康樂村、鷺江村）更新改造項目

**地址範圍**  
●位於廣州市海珠區鳳陽街道，總佔地面積約112.71萬平方米

**居民情況**  
●居民2856戶，戶籍人口6664人。

**總用地面積**  
●國有土地2.78萬平方米、集體土地109.93萬平方米

**總建築面積**  
●335.94萬平方米

**投資總金額**  
●約346.67億元

**復建安置資金**  
●約250.77億元

**復建安置房戶型**  
●180平方米的5房（含工人房），130平方米的4房，120平方米的4房，110平方米的3+1房，80平方米的2+1房，45平方米的1房1廳。

**改造願景**  
●中大國際創新谷的成果輸出與配套服務區，建設集創意轉化、創業孵化、綜合服務、生活居住四大功能於一體的開放創新片區。

資料來源：南方網



康樂村部分非法加建棚頂的建築已經被拆除。

## 廣州城中村：時代見證者

### 擴建大潮

一場跨越80公里的產業轉移正在廣州進行。近幾天，康樂村的街頭，每天都有大巴車接送人員到清遠服裝產業園參觀。這一新開通的公交線路，顯示廣州有意將這批「小作坊式」製衣廠轉移至1小時路程以外的清遠。據測算，這一舊城改造項目的拆遷改造金額達347億元人民幣，堪稱廣州拆遷史上「迄今最貴」項目。

作為全國一線城市，廣州中心城區仍罕見地存有138個城中村，它們是本地村落落在城市擴建大潮中的時代見證者。大量內地南下的打工者們，到廣州的第一站往往就是城中村。在這個城市邊緣地帶，每月付出數百租金，便可在廣州追夢。

大到批發市場，小到沿街商舖，城中村逐漸成為城市小型加工製造業的據點。隨着城市的發展、社會的進步，聚集於此的低端產業不得不給高端產業「騰位置」。但城中村的拆遷改造涉及到土地政策、開發成本、社會秩序等方方面面的問題，更動輒影響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人的生計飯碗。

「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城中村是城市的『腫瘤』，總覺得城中村裏邊『藏污納垢』，但這種印象是片面的。」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趙燕菁認為，城中村背後所代表的廣州民營經濟，應該被銘記。「這些城中村產業人口，或許沒有被記錄在正規城市統計數據裏，他們有的沒有戶口，有的是暫住的。但正因他們在工廠打工，讓工廠存活，城市才能產生稅收。」趙燕菁認為，城中村改造時，要留住外來人口，讓他們能在城市落腳，維持生計。「這既是城市包容度的體現，也為城市積攢了寶貴人力資源。」



▲城中村內到處張掛着關於舊村改造的紅色橫幅。

## 拆遷「倒計時」 周邊廠房聞聲漲價

### 愁眉不展

走入康樂村，「城市更新，勢在必行」「推進舊村改造，實現美好明天」的紅色橫幅隨處可見。自從一紙搬遷公告貼出後，「製衣村」的生命彷彿進入了倒計時。站在密密麻麻的廠房轉讓廣告前，六十歲的黃發軍愁眉不展：「我們還在找新址。現在周邊廠房全都應聲漲價，不單漲租，還要加轉場費。」

事實上，在「靴子」落地前，有關康樂村拆遷的消息已經傳了一段時間。「我們和房東原先是三年一簽，後來改成了兩年一簽，最近是半年一簽。」藝紅製衣廠老闆李新榮說，隨着房東租約限期不斷縮短，能感受到拆遷正在步步逼近。他的廠房正爭分奪秒，抓緊在最後的日子裏完成更多訂單。拆遷後，廠房租戶將獲得4個月的租金拆遷補償。「儘管這筆錢無法覆蓋搬遷成本，但總

比沒有強。」李新榮說：「我們是20年的老廠，我和員工都對這裏有感情。」

老廠商依依不捨，新廠商更不願空手而歸。嶄新的設備，新刷的白牆，明亮的廠房……看着新裝修好的廠房，鄧先生欲哭無淚。

他在今年9月才將廠房從廣州白雲區搬到康樂村，跟二手房東簽了三年租約，投入了一百萬元採購設備、裝修運營。「當時二手房東信誓旦旦，說不會拆遷。現在除了自認倒楣，還能怎麼辦！」

搬遷到鄰近廣州的清遠市是一個選擇，但大部分製衣老闆都不為所動。康樂村一家製衣廠老闆花姐說，她和丈夫上半年就到清遠考察。「那邊人生路不熟，產業配套也不如康樂村完善。」花姐說，製衣廠的訂單主要來自廣州沙河和十三行檔口，一旦離這兩個市場太遠，很難接到訂單。

## 製衣村速度神話即將落幕

### 天道酬勤

康樂村的製衣產業發展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末當地設立的「康樂布匹市場」（後改名「中大布匹市場」）。從1993年第一批服裝加工廠入駐算起，「製衣村」今年正好「三十而立」。30年來，中大布匹市場逐漸發展成全國數一數二的紡織品交易市場，集聚了2.3萬間商舖，關聯從業超200萬人。康樂村不少製衣廠都掛着「天道酬勤」的牌匾。比別人更努力、跑得更快是這裏的生存之道。藝紅製衣廠老闆李新榮問記者，是否留意這裏的人步伐都比外

面要快。「時間就是金錢，我們做時裝的，秒秒都要爭先，有時甚至要跑。」他說，旺季時，進入村口短短40米路，貨車足足走了2個多小時。「有些急着趕工的，直接踩着路上的三輪車，橫穿洶湧的馬路。」

「我們不關機子的，24小時開着，工人輪流來上班。」康樂村臨街拐角處的製衣廠裏，老闆吳姐坐在小板凳上，麻利地剪掉印花的多餘線頭。吳姐說：「找面料、打板、生產、印花，我們在村內就搞定，一批衣服的出貨周期只要24小時。」

在廣州，康樂村的「速度」在其他地方難以實現，這裏距離中大布匹市場步行10分鐘，距離沙河服裝批發市場車程半小時。如今，隨着拆遷工作的開展，康樂村用30年時間創下的製衣速度神話即將落幕。

12月下旬，原本是製衣村最忙碌旺季，以往大大小小車間都在熱火朝天趕製羽絨服、大衣，工人們都在為回家過年努力賺錢，但今年歲末的康樂村顯得分外安靜。12月30日，隨着一部分廠房將率先搬走，「製衣村」規模將逐漸縮小。對於餘下工廠來說，未來福焉禍焉，依然還是個未知數。